

第一章 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一门学科的成熟，应当产生出它自己的词汇学，只有在这时，才能对它做出严密的体系性的阐述。影视人类学的实践活动早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起来，它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目前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属于它自己的概念系统，由于理论研究的滞后，妨碍了它作为一门学科走向成熟。近 30 年来，影视人类学的实践活动，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不相适应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这个问题在我国看得尤其清楚。实践活动急切呼唤理论的关注，现在再没有理由把这种理论研究滞后的情形再继续下去了。本书试图就影视人类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讨论，讨论基本上使用人类学和影视学的现成术语来进行。

第一节 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定义

什么是影视人类学？至今还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把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片在英语里的称呼介绍给大家。

在英语里，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名称比较一致，叫做 Visual Anthropology，在西方国家中通用。visual 在英语中有“视觉的”、“看得见的”、“形象化的”等含义。Visual Anthropology 可以理解为“可视的人类学”，或者“形象化的人类学”。这个术语

的出现很晚，大约在 60 年代后期才问世，在我国使用则要更晚些。1985 年，当时担任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埃森·巴列克西教授（Asen Balikci）应邀来我国访问，才把这个术语介绍过来，开始在一部分学者当中使用，直到 1988 年于晓刚等在《云南社会科学》发表《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一文，才首次公开出现在刊物上。1989 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翻译出版美国影视人类学家卡尔·海德（Karl G. Heider）的《Ethnographic Film》一书时，译者考虑到书中用了较多篇幅讨论理论问题，同时鉴于我国当时较少使用“人类学”这个术语，而“民族学”一词应用广泛，将书名译为“影视民族学”。这以后，影视人类学和影视民族学两个术语在我国大体上并行并用。近年来，“人类学”一词在我国的使用日益广泛起来。为便于学术交流，并与国际接轨，学术界已普遍采用“影视人类学”作为这门学科的名称，1995 年我国影视人类学者在中国民族学学会之下成立学会机构时，即使用了“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的称呼。

在英语里，人类学片有好几种不同的称呼。通常称为 Anthropologic Film（人类学片、人类学电影），或 Ethnologic Film（民族学片、民族学电影）。也有的把其中单纯记录某一民族文化现象，很少或不加任何解释和评论的片子称之为 Ethnographic Film（民族志片、民族志电影）。在我国，则把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拍摄的一批记录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面貌的影片，叫做“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这些不同的称谓多少有些细微差异，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大致可以相互兼容，主要在人类学界内部使用。至于在影视界眼中，大抵都把这类片子仅仅等同于一般纪录片，并没有赋与它们比一般纪录片更多的含义附带说明下，最早的人类学片是用电影手段拍摄的，人们称之为人类学电影；电视技术问世以后，人们又把用电视技术拍摄的人类学

片叫做人类学电视片。为了表述方便，本书不做这种区分，在多数情况下，笼统地称为人类学片，只有在必要时才加以具体区分。

影视人类学作为学科名称，和人类学片作为电影家族中一种独具特色影片的专用称谓，现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通行开来。但是，直至今日，学者们却似乎回避给出它的定义，即使给出定义，也往往比较宽泛，并不作严密界定。卡尔·海德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一开始他就声明：“什么是影视民族学（原文为‘民族学电影’——引者注）？如果能用像标题一样的简洁短语作定义，当然再好不过了。然而，这种愿望与要求却往往令人感到不十分牢靠”^① 因此，他在进行了一番讨论之后，最终并没有正面作出回答，而是改换一个角度，提出一系列衡量标尺，用来测量和评价一部电影的民族学属性的程度或学术含量。这些标尺虽然很有见地，对于把民族学电影从影片的汪洋大海中筛选出来，并鉴别其民族学学术含量都有裨益，但是，它们过于繁杂，又缺乏必要的确定性，不易操作。美国影视人类学家保罗·霍金斯（Paul Hockings）对影视人类学有过一个表述，他说：“影视人类学是一个广泛的学科，包括人类学的各个方面，但中心还是民族学电影摄制，它涉及到民族文化。”^② 这个表述包含了影视人类学的核心内容，却显得泛化，几乎要与人类学等同起来其他还可以举出一些不同的说法，大抵都是如此，不再列举。总之，对于影视人类学，至今尚没有学界一致认可的权威定义，学科理论构架的完善更是有待时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从根本上讲，还是影视人类学这门学科发展不够充分的缘故

① [美]卡尔·海德著，田广、王红译：《影视民族学》，第 22 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② 1995 年在云南大学的学术讲演。

科学和艺术是人类把握客观世界的两种不同途径和方式。从原则上讲，这两种方式互不相容，人类学属于科学范畴，影视属于艺术范畴，各有自己必须遵循的规范，有自己认识和干预客观世界的方法。而影视人类学却跨于这两者之间，把本来属于艺术范畴的影视手段用到了人类学研究的科学领域里，这使它一开始就面对一系列难题，前进的道路上布满艰辛。

当影视人类学开始萌芽的时候，人类学已经是一门发展得相当完备的学科，从理论到方法都形成了完整体系，而且学派林立。尽管很早就有人类学家倡导并实践了将电影手段用于人类学研究，但从总的情况来看，传统人类学的惯性，或者说它的保守倾向，使得传统人类学界在颇大程度上对影视手段介入自己的领地采取了不信任，甚至不容纳态度，有人甚至认为在人类学领域应用声像技术手段只会带来肤浅性、表面性的消极影响。琼·多米尼克·拉约奥克斯曾做过一个乐观的估计，认为许多人类学家已把电影当做表现人类学研究成果的一种新手段。但是这个估计与人类学研究的真实状况相去甚远，就连他自己也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生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倾向于否认电影是一种‘严肃的’表现方法，基本不承认电影能够成为民族志资料的可靠源泉”。^①其实，不仅老一代如此，在后出生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中，承认人类学记录影片科学价值并乐于使用它的人也并不多，虽然并不见有人公开出来否认影视人类学的作用。这个问题的解决，除了让人类学家从影视人类学的实践中受益而改变态度之外，本来应当指望得到来自影视人类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支持。可惜，影视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恰恰非常薄弱，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影视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健康成长，使得它

参见 [意] 保罗·基奥齐文，知寒译：《民族志电影的起源》，载《民族译丛》1991年第1期

起步虽早，发展却很缓慢。

科学发展的一般经验告诉我们，一门新的学科，只要有一定实践活动作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只要有了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便会破土而出。影视人类学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学片的拍摄及其在研究领域和其他方面的应用，这个基础应当说早已建立起来了。人类学片摄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与电影的历史一般长。从那以后，尽管一直都有不少人类学者不赞成影视技术介入自己的领域，但在许多有志于突破传统，进行新的创造的人类学家和电影界人士或独自、或协同努力下，人类学研究还是逐步引进了影视技术手段。于是，人类学领域产生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的研究方式，电影领域产生了有别于一般纪录片的新的片种，从而创造了人类学研究和影视片拍摄的新鲜经验，也提出了大量新的问题。这样，一方新的领地便摆到了人们的面前。这方新的领地处于人类学与影视学的交叉地段，既与普通人类学和一般影视学有密切联系，又不等同于它们。按说，特定的研究领域已经开辟出来，影视人类学就应当建立起来了。然而，事情却并不如此简单。

实际上，一门新的学科，并不可能仅仅因为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和仅仅有单纯实践活动便真正确立起来。“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①乍读起来，这段话好象仅在说明什么是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其实，它所阐明的是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确立的两个最基本要素：第一，是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第二，还要有对于这个对象的研究。这就是说，一门新学科要真正确立起来，除了要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以外，还必须要有针对这个对象所进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84 页，人民出版社，1966。

行的一定广度和一定深度的研究，有自己的理论建树。实践活动与理论研究，是一门新学科得以确立的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理论研究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反过来又指导实践活动，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推动，促成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没有自己理论体系的学科是不可想象的。遗憾的是，影视人类学在理论研究方面却没有及时为它的实践提供必要的支持，而且无论是人类学片的摄制者，还是理论工作者，在很长时间里对此竟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大量新鲜经验未能上升为理论，大量新问题也未得到理论阐释。直到 60 年代末期以前，不但没有出现系统的影视人类学理论著述，就连人类学片摄制的经验性材料也所见不多。这是使得影视人类学虽然在实践方面已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却长期未能在学术领域真正确立起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状况与人类学片拍摄已有近百来年的历史比较起来，实在是一件很不相称的事。

另外，电影毕竟是建立在技术手段基础上的，对技术设施有不可分离的依赖性，不用说拍片，就是看片，也要有必要的技术保证，把它用于人类学田野工作，比起一般电影摄制来难度又更大些。在电影技术尚不普及的年代，绝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没有条件使用它，或者使用起来很麻烦，远不如运用传统研究手段方便。技术上的这种制约性，也是阻碍影视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从人类学片的最初出现算起，人类学片拍摄和影视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差不多在不景气的境遇中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之外，在许多国家影视人类学的境遇都不太好。

最近 20~30 年，影视人类学的境遇才有了比较显著的变化。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世界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文化急速变革，社会面貌和文化面貌日新月异，大量传统文化

形式来不及保存下来，更来不及仔细研究，转眼便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文化的消失具有不可复得的特征，人们急切地感到，如果不采取措施使之得以保存，人类将失去大批宝贵财富，损害历史文化面貌的多样性，造成文化史的断裂，对发展新文化也十分不利。这种情形尤其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注意。早期西方发达国家的人类学家，不少人在殖民政策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主要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国家属地的不发达民族身上。而现在，当他们从殖民主义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时候，却惊人地发现，不仅殖民地民族原有文化由于殖民者文化的冲击在迅速改观，在消亡，就是在自己身边，在全球范围内，传统文化的改变乃至消失，也都在加速。第三世界的人类学家，对把本土传统文化保存在消失之前，更是深感责任重大。职业责任感使得广大人类学家坐卧不宁，纷纷发出“抢救”呼吁，一时间“抢救”的呼声在世界许多地方几乎同时响了起来。这种紧迫的形势给影视人类学带来了发展转机。因为形势紧迫，时不我待，许多从前不关注，甚至不愿意使用影视手段于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也注意到了影视手段具有许多为传统研究手段所不具备的长处：它能够在比传统的笔录方式短得多的时间内收集到比笔录多得多的原始资料，而且这样的资料生动、形象，真实可信，并且可以重复放映，反复观察研究。传统研究手段虽然也包括实物收集与保存，但主要是诉诸文字，难以真切细致地保存文化事象鲜活生动的本原形态。这种由事实本身显示出来的结论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中看到，单纯使用传统手段来进行人类学研究已经不够了，不仅难以适应“抢救”任务所希望达到的高效率，也已满足不了今天的人们渴望形象地见识千姿百态文化面貌的要求，把电影电视这种现代化手段与传统手段结合起来，对于人类学研究大有补益，事在必行。于是，眼光投向影视手段，关心和使用影视手段来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日渐增多起来。在同一时期，影

技术也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随着电子技术的普及，轻便、易操作、价格较易接受、消耗品成本也较低的电视片拍摄、剪辑和放映设备，不仅大量进入人类学研究部门和教学单位，学者个人拥有量也相当可观，这就为影视手段用于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方便，使技术设施不再是一个突出的障碍。

在这种日益紧迫的客观需要和日益便利的技术条件双重推动下，影视人类学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 60 年代后期开始，除一向比较注重影视人类学的美国以外，加拿大、德国、法国、北欧诸国、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影视人类学也渐次活跃起来，不少国家相继创建了影视人类学学术机构，创办了学术刊物。

与国外不同，我国影视人类学虽然直到 50 年代后期才正式起步，但发展比较迅速。在我国，影视人类学不仅受到专家关注，更是一起步就为政府所倡导，为之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可以说起步阶段的中国影视人类学既是专家行为，又是政府行为，为后来我国的人类学片拍摄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的发展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就是在我国，影视人类学的学术活动圈子仍显狭窄，不少人类学家对影视手段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价值和潜力仍然不十分了解，相比较而言，年轻一代人类学家对之更为看重。

从现在的情况看，影视人类学正处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学科地位已基本上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确认，实践活动超越学术圈子吸引了大众传媒和公众的参与，实践经验也已积累得比较丰厚，并且有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理论建设仍然滞后，已经取得的经验和初级研究成果基本上还比较散乱和零碎，没有得到系统梳理和提炼，这使得它至今还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学科。检巡科学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到，没有一门学科能够在没有建立起自己理论构架的状况下得到健康发展。正如社会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的创建者之一 A.R. 拉德克利夫 - 布朗所

说的那样：“只有在对所奉行的目的和力求达到这些目的所采取的方法上取得相当的一致，一门科学才有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进步或得到普遍的认识。”^①很显然，要使影视人类学真正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成熟起来，急需进一步加强它在理论方面的研究，尤其需要对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进行探讨，做出明确的界定，并对它所采取的方法和越来越多地提出来的新问题从理论上做出系统的回答。

当然，要对什么是影视人类学这个命题做出准确的表述，并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可以说本书全篇都是对这个命题的探讨。但是，我们还是愿意首先在这里给出一个简约的概括，作为一种观点提出：

影视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研究中影视手段的应用方式及其表现形式为研究对象，探讨影视手段在人类文化研究中的功能、性质、应用规律，以及人类学片的特征、分类和制作方法的人类学分支学科。

任何一个定义都是从一定角度对某一特定事物所做的概括，难于做到十全十美，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这个定义，只是从平面描述的角度给出的定义，从另外的角度还完全可以做出另外的概括。

事实上，就是在本书的作者之间，对于如何定义影视人类学，认识也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比如说，认为影视人类学与人类学两者的研究对象具有部分同一性，人类学片中的内容是属于人类学的。影视只不过是一种研究手段，是一种研究者使用的工

^① [英] A.R. 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第 1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具，是研究者手中的一支特殊的“笔”。研究影视手段的应用方式及其表现形式与研究人类学的对象是同等重要的。只研究影视手段的应用而不直接研究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事实上，人类学片的作者，在拍摄某部片子时，在拍摄前的田野调查、具体实施拍摄和拍摄后的编辑制作，无不与拍摄的内容，也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内容相关。研究影视手段的应用与研究体现人类学学科内容的拍摄对象的文化，必须是直接的、同步进行的。因此，为影视人类学下定义，除了包括上述定义已经包括的内容外，还应当把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人类文化，作为影视人类学的直接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写入定义，才算完满。这是一种与上述定义不完全一致的观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一致是主要的，对影视手段的应用方式及其表现形式的研究，是次要的。因为人类学影片的拍摄方法基本上与纪录片的拍摄方法相似。引入、借鉴现成的、系统的纪录片拍摄方法，差不多就够用了，因此对影视手段的应用方式及其表现形式的研究不是影视人类学的重点这是一种与上述定义很不一致的观点。

由此可见，为影视人类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还有待深入研究。我们在这里提出上述定义和不同观点，是为了抛砖引玉，权当一个批评的靶的。我们期待各种不同见解充分发表出来，开展讨论，以便随着研究的深入，产生出更深刻反映影视人类学本质的定义。本章以下的论述也只是一家之言。

科学是一种解释现实的方式，仅仅提出定义，这种解释并没有完成。由于表述定义的语言要求高度凝练简洁，对于定义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再做出进一步阐述，不说清楚便无从用它去解释现实。我们给出的这个定义也不例外，有许多问题需要再加以说明。其中有两点具有前提性质，先在本章开辟专节进行讨

论，其余问题在以后各章再加说明。这两个问题是：第一，影视人类学与它的母体学科的关系；第二，如何准确理解它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为了讨论方便和对本书谈到的相关内容在理解上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在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讨论之前，在这里先简单交代一下本书频繁使用的“文化”概念的涵义。

“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几乎难以界定的概念。自从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B.Tylor）在他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里，第一次对“文化”的定义做出表述以来，学界从各个不同角度给它下了许许多多定义。据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eber）和克拉克洪（C.Klukhohn）1952年统计，当时关于文化的定义已有164种之多，^①现在则是更多了。不过，如果撇开表述方法的歧异，和着眼点的差别不谈，总的来看，所有的定义在基本上并无重大分歧。各种不同的定义都一致认为，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晶，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不是天然就存在的东西，各种不同的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创造出来，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传递、演变而成的。不一致的主要是不同的定义给出的关于文化所包容的范围有区别。大体说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看法。广义的文化概念包含物质形态的文化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两个方面，把凡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成果都包括在内。物质形态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工具、器皿、屋舍、机械等各种各样的物质实体。非物质形态的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包括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也包括知识、技术、科学等智能文化，还包括道德、风习、法律、教育、语言、社会结构、制度形式等规范文化在内。总之，凡是为人类所创造，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惯、观念，以及人类社会藉以维系和运作的规范、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第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制度等等，都囊括其中。狭义的文化概念，除了不包括物质文化在内之外，其他与广义概念所包容的范围一致。从人类学发展的历史看，人们逐渐趋向于从大文化的观点，即从广义文化概念的角度来对人类进行研究。这样，文化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不仅渗透在衣食住行等人类的创造物和人类行为之中，而且，无论是人类群体，例如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团体的心理特征、价值观念，还是个体的情绪、情感、爱好、兴趣，也都是由一定的文化在人的心理机制上建构起来的。本书采用广义的文化概念，不管是一般地谈论人类文化，还是具体地谈到某个民族、某个地域的文化，或某种文化现象，都是在大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

第二节 学科定位及其与母体学科的关系

影视人类学脱胎于人类学和电影学（影视学），是这两门学科交汇产生出来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对于这一点，无论人类学界还是影视界看法都是相同的。但是，具体谈到影视人类学的学科位置，认识却不尽一致。目前有三种看法：第一，认为影视人类学已从人类学和影视学两门母体学科里完全分离出来，是与母体学科并行的独立学科；第二，作为影视人类学主要表现形式和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片，不过是影视家族中一个特殊的片种，对它的研究不构成单独学科，至多是影视学之下一个附属支系或影视学的一个分支；第三，影视人类学已经形成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品格的学科，但从大学科框架体系看，还是应当归属在人类学学科之下，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这三种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承认影视人类学已在事实上形成一个有自己特殊研究对象的研究领域，只不过在学科地位和归属上各有不同见解而已。对这些不

同见解，完全可以从容讨论，不必匆忙求得一致，这种讨论不会对影视人类学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相反，会有助于加快它走向成熟的步伐。在三种看法中，我们认为，第三种比较接近事实。影视人类学虽然从人类学和影视学脱胎而来，与这两个学科都有密切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等距关系。

一、影视人类学与电影学（影视学）

电影史告诉我们，早期的电影大多数基本上是现实生活的片段实录，只有少数包含一定的表演因素，既说不上人类学片，也说不上艺术片。不过，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走过初期的混沌阶段以后，人类学片与艺术电影便分道扬镳了，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方向，形成了不同的品质。人类学片不以追求审美为目的，以科学素质为第一要义，由此派生出的种种特质，使它有别于艺术片。而艺术电影则以虚构为手段，以满足人们的欣赏要求为使命，其教育价值和认识价值也要借助审美的翅膀来实现。

从电影诞生百余年来发展历史，以及后起的电视诞生以来的发展历史看，电影电视的发展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方面，包含在最初的电影里的纪实因素和表现因素，经过不断演化，后来逐步形成了纪实主义和表现主义两大传统。电影的表现方法虽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都不过是从这两大传统之上发展出来的；另一方面，电影电视逐步创造了复杂的技术手段和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和技巧。经过这两个方面的发展，电影电视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观点，以及一个完整的艺术体系和技术系统，从而创建了电影学和电视学（为行文方便，本书统称为影视学）。不过，需要注意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影视学主要是在艺术影视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没有把人类学影视实践纳入它的理论视野，因此，无从到它的理论框架中去寻求影视人类学特殊问题的解答。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人类学影视实践与艺术影视实

实践在性质上的不同造成的，它们在本质上不属于同一理论体系。同时，这与人类学电影电视和艺术电影电视的发展状况也不无关系。人类学片与艺术片虽然同出一源，在一定意义上甚至还可以说人类学片的历史略早于艺术片。但是，从百余年的发展实际情形看，由于各自的固有性质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使然，无论就发展速度而言，还是从发展规模来看，人类学片都远不及艺术片，远没有积累起后者那样丰厚的实践经验。因此，现行影视学主要从艺术影视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出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影视人类学与影视学没有联系，相反，两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电影学给了影视人类学的发展以巨大影响，完全可以说没有电影学发展也不会有影视人类学。只是必须看到，影视人类学并非把电影学的全部分家当都照搬过来使用，主要只是采用了它的技术手段，继承了它表现方法中的纪实主义传统，借鉴了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在整个理论体系和重要原则方面，则形成了影视人类学自己的独特传统，而与电影学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反过来，影视人类学的独特传统和方法技巧，也对电影电视的发展和影视学的建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今天继续给艺术影视的发展以积极影响。

至此，我们已经不难看到，人类学影视实践与艺术影视实践虽有许多共通的地方，乃至可以说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但是，它们之间毕竟有原则性的区别。人类学影视实践活动和它的成果形式，人类学片所涉及到的大量实践和理论问题，都已经逸出现行影视理论所包容的范围，其性质、特征、方法都不是一般影视理论所能阐述得明白的。由此可见，影视人类学的独立性格同它与影视学的关联度比起来，显然占有更主要的地位。由此，我们认为，仅把电影学看作影视人类学所由产生的母体学科之一，而不把影视人类学纳入电影学学科体系之内是较为适当的。当然，这是就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来说的，如果就具体的人类学

片来说，则难于做这种截然的划分。从根本意义上讲，人类学片自应归属于影视人类学范畴，但在一定意义上，把它看作电影家族内一个特殊的片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尤其是考虑到人类学片与一般纪录片之间有一片交叉地带，不少片子既可看作一般纪录片，又可看作人类学片，就更是如此。

二、影视人类学与人类学

人类学的称谓和含义异常纷繁，为了阐述影视人类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需要首先对人类学做一个简略的介绍。人类学的英文名称为 *Anthropology*，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人类学仅指对人类体质和体型结构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对不同种族的起源、分布演变、形成的自然过程进行研究的科学。广义人类学则包容极为宽泛，被认为是“研究人类本身的体质特征、类型、种族差异及其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包括人的各种知识分支的学科”，^① 举凡人类体质、社会经济、物质文明、文化习俗、语言、民族、宗教等都在它的研究范围以内，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包括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几个大的方面，以及众多分支学科，如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都被纳入人类学的体系之内。

由于学术传统不同，各国对人类学这一概念的习惯用法并不统一。一般地说，在德、法、前苏联等欧洲大陆国家，人类学取狭义，专指体质人类学，研究人类文化的学科另称民族学；在美国和英国，则取广义，分为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而不大使用民族学这个术语；在美国和英国，体质人类学对

庄锡昌、孙志民：《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构架》，第 281、282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应于欧洲大陆的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大体对应于欧洲大陆的民族学，而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两个术语的区分则并不十分严格，有时可以相互置换，有的干脆合在一起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在前苏联，民族学指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但大体仍与与美英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相对应。

在我国，1949年以前对人类学术语的使用有两个传统。早期从欧洲大陆传统，认为人类学与民族学是并立的姊妹学科，人类学研究人类体质，民族学研究人类文化。民族学（Ethnology）一词最早出现在蔡元培先生1926年发表的《说民族学》一文中，此前 Ethnology 被译为“人种学”或“民种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引入美英框架，人类学术语的含义拓宽，民族学被看作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或径直称作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50年代，受前苏联影响，欧洲大陆传统再次在我国占据优势，人类学仍指体质人类学，对民族学的理解当时比较窄，专门指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60年代，“民族学”一词不大使用，通常被“民族问题研究”所包含。50年代的“民族学”、60年代的“民族问题研究”，从实质看大体上都相当于美英框架的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80年代以来，呈现出两种框架并存并用的局面，在恢复50年代民族学概念的同时，广义的人类学概念也渐次恢复并日渐通用开来。不过，在我国由于各个学科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民间文学都早已发展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不再归属人类学。民族学这个名称因为使用广泛，已为学术界所习用，在我国的学科构架中，民族学列为一级学科，人类学属于其下的二级学科。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并不如此泾渭分明，两者常常相互替代，同一个学者，根据不同场合，有时自称民族学家，有时称人类学家，同一个专业，有的学校叫民族学专业，有的叫人类学专业。因为人类学与民族学几乎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两种称谓，在国内外，都有把人类学和民族学连在一起使用的情形。例如，从 1934 年开始，到 1998 年已召开了 14 届的国际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会议，即叫做“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日本有“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等。

以上只是对人类学术语使用情况所做的简略介绍，目的是为了对人类学术语取得一个基本一致的了解，避免因为对概念的理解不同给后面的讨论带来困难，同时也是对本书使用这个术语所做的一个简单的注释。

现在我们来讨论影视人类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依据我们在上一节给出的定义，影视人类学与人类学各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人类学直接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以探寻和构拟纷繁的社会文化现象通则为目的，而影视人类学则是研究如何把影视手段用到人类学中来，使之成为人类学研究服务的学科。这样看来，是不是影视人类学就不研究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呢？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是与不是来回答，应当把回答建立在影视人类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清楚认识的基础之上。

首先，影视人类学与人类学不是处在同一个层次上的学科。这一点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从研究对象来看，人类学研究处在基础层次，而影视人类学所要研究的，是影视手段运用于人类学研究而产生出来的次生事象。从学理上讲，与影视人类学比起来，人类学的理论体系更具历史深度，更重逻辑方法，概念系统更为严密完整，它为影视人类学提供理论指导。其次，从学科领域的形成，或研究对象的确定的角度来看，影视人类学并不是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里挖出一块领地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或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切入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如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之于人类学的关系那样。影视人类学是因为要为影视手段运用于人类学研究而产生出来的新问题、新现象寻求解答，以探索它的规律，才建立起来的。而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中并不包括这些